



LIAONING MANHAN HUNHEYU
DIAOCHA YANJIU

辽宁满汉混合语 调查研究

鲍 明◎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辽宁省教育厅高校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LIAONING MANHAN HUNHEYU
DIAOCHA YANJIU

辽宁满汉混合语 调查研究

鲍 明◎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宁满汉混合语调查研究/鲍明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303-16344-1

I. ①辽… II. ①鲍… III. ①满语—汉语—混合语—调查研究—辽宁省 IV. ①H221 ②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6293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30 mm

印张: 15.5

字数: 275 千字

版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策划编辑: 杨帆 责任编辑: 杨帆

美术编辑: 毛佳 装帧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茵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目 录

第一章 从胡汉混合语到满汉混合语	(1)
一、胡汉混合语——北方话	(1)
二、满汉混合语——辽宁话、东北话	(4)
第二章 辽宁满汉混合语中的满洲语词汇	(13)
一、辽宁满汉混合语中的满洲语词汇	(13)
二、辽宁话的有关词汇特征	(137)
第三章 辽宁满汉混合语中满语词汇语音系统分析	(166)
一、辽宁话的有关语音特征	(166)
二、辽宁满汉混合语的元音音变分析	(168)
三、辽宁话的辅音音变分析	(204)
四、元音与辅音结合及音节与词的构成中语音变化现象	(209)
五、辽宁话的词重音及相关词音变化	(215)
第四章 辽宁满汉混合语的句法特征	(222)
一、满汉混合语的基本语序	(222)
二、满汉混合语中的格助词	(225)
三、满汉混合语中的被动句	(230)
四、满汉混合语中的处置句	(233)
五、满汉混合语中的使役句或使役式	(237)
六、满汉混合语中的系动词	(237)
后 记	(239)

第一章

从胡汉混合语到满汉混合语

混合语，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互相接触而产生的混杂语言。混合语分为两种，一种是洋泾浜式的混合语。它没有自己的语言基础，是人们学习外来语（远征而来的语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肤浅的语言，它没有对人们的母语产生较大影响，没有人将它作为母语来学习。随着与它相应的社会条件的消失，它便会消亡。如地中海沿岸港口所使用的萨比尔语，就是法语、希腊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阿拉伯语混杂而成，它包括了这些不同语言的成分。二是东北话式的混合语。它有自己的语言基础，但随着外族人的大量迁入，本族语言逐渐变成新的语言的底层，一些语调、词汇、词组、句法内容保留了下来。随着与它相应的社会条件的消失，它的一些内容逐渐淡去，但因为人们将其作为母语进行学习，而不断壮大。如东北三省人所使用的东北话，就是满语、辽东话、江南话、北京话、山东话、河北话混杂而成，它包括了这些不同语言的成分，由于成为普通话的基础，东北话日益壮大，不但成为口语、进入文学作品，还成为影视艺术表演语言。

一、胡汉混合语——北方话

胡汉混合语与香港的汉英混合语不同，胡人（即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包括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满洲）的母语阿尔泰语系各语族语支的主导地位被汉语取代了，只不过这种汉语是阿尔泰语与汉语的混合语。北方话中的北京话、东北话，是满洲语与北方胡汉混合语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新的混合语。

语言会随时间发生变化。无论是上古语言，还是中古语言，距离现在的时间都很久远。经过了长时间的变迁，语言必然会发生很大变化。许多语言的变化都跟异族影响有很大关系。英语在短短的三四百年内，发生了比汉语七八百年的演变还要大的变化。日语同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古以来的汉语就是在上古汉语与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交互影响下形成的，在近现代又受到西方语言、日语词汇的影响。相对于现代汉语来说，古汉语的复合词较少，不得不依靠复杂的语音系统来辨别词义，很难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作诗可以用古汉语，但用古汉语来写科技论文，就难以达意。

现代汉语的直接源头就是古白话——唐宋时期兴起的一种书面语言。在“五胡乱华”的北朝时代，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突厥等民族人口大量南迁，占据了中原地区。由于他们的人口南迁较多，这些人又有许多逐渐变成了“汉人”，使用一种胡汉混合语，即古白话。

金代，女真人南下，形成了女真—汉混合语。辽、金、元少数民族政权都定都北京，辽占据燕云十六州，那里还是汉人占绝对优势，而大部分北方地区，依然是北宋统治区。公元1125年金灭辽，1126年（靖康元年）南下，把宋徽宗和宋钦宗二帝先后扣押在金兵营中。到1127年（靖康二年）的四月初一，金兵俘虏了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皇女以及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去。北宋朝廷上的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铜人、漏刻、所收藏的书籍、天下府州县图，以及技艺工匠和倡优等，都被带往金国内地。北宋政权就此灭亡。后金国控制中国北方，其统治区内仍有大量的汉人，但金朝将女真人、渤海人、契丹人大量迁往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北方汉人也学说女真语。金朝统治中国淮河以北达一个世纪之久，华北汉人一时同化于女真人。陆游诗云：“上源驿中槌画鼓，汉使做客胡做主，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同时，虽然女真统治者反对女真人学习汉语，但北方各族族人还是不断地学说汉语，中原女真人大多汉化。金海陵王汉化尤深，能作汉诗，名句有：“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于是，在金国南部（今华北、华东地区）形成了新的胡汉混合语，且把这种混合语（北方汉语）保留了下来。女真人讲说汉语时，会用女真语的语音体系去改变汉语，如女真语中有颤音r音，所以，在新式汉语中增加了r音，或把一些l音转化成r音，也会将一些r音转化成er（“尔”或“儿”）和l（勒）音。女真人讲说汉语时，还会把汉语的语法体系换成自己的语法体系，如大量的格助词用法、宾动结构、把字句、被字句等。女真人的语言对汉语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在1324年写成的《中原音韵》中，

没有反映新的女真—汉混合语的语音体系，当时以及后来人留下的书面语言资料，则记载了女真—汉混合语语法。元代，蒙古人虽然统治时期不长，而且蒙古人统治阶层、地方官僚平常使用蒙古语，处理与汉人有关的事务，就用翻译官，还要求汉人学蒙古语，京师蒙古人使用蒙汉双语，这对北京的女真—汉混合语有很大影响，混合语中“蒙古语”的味道是很浓的。

清代，在北京及近畿、东北地区，形成了新的满汉混合语——北京话、东北话。这是满洲人在以往的胡汉混合语基础上创造的“满汉语混合体”，满族人进一步强化了女真—汉混合语。虽然古代无现代化的通讯和教育设备，但因旗人居中原，清政府又推广“官话”（北京内城旗人话），使满汉混合语的使用人群不断壮大，加上历朝迁居、华北的“五胡”、女真、契丹、蒙古人（有学者统计，约占80%），占据华北时间很长，而且北方民族在北方常居于政权主导地位，他们接受满汉混合语的能力是很强的，于是满汉混合语逐渐成为法定的官方语言和事实上的通用语，并形成了自己的方言。

北方民族使用的胡汉混合语、女真—汉混合语、满汉混合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上与古汉语有了较大区别，也就是说，它们已成为汉语与阿尔泰语的综合体系。

阿尔泰语系各语言多数仅有重音声调，加上平声，才两个声调。北方各族人民讲说汉语时，将古汉语的“上、平、去、入”四声中的入声舍去，结果现代普通话(Mandarin)的四声是两个平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而入声则没有了。

因为满语、蒙古语、日语词汇都是多音节，在满蒙语借词中，单音节的汉语词大多被加上词尾，改成多音节词，如“堂”变成了 tangse，今“档案”的“档”变成了 dangse；日语中借去的汉字仅为日语词的记音符号，仍按多音节的日语原词发音，例如汉语的“日”，日语中就成了两音节的 niti（吴音）、jitsu（汉音）。在借用汉语词汇方面，满洲人、蒙古人与日本人不同，他们不像日本人那样把汉字作为记音符号，念成多音节满蒙语词，而是直接读说单音节的汉语汉字，但这些词多被加上了满蒙语词尾。

北方各族人说的胡汉混合语、女真—汉混合语和满汉混合语带有卷舌音，这种汉语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间，对研究书面语的韵书影响较小。正如语言学家王力所指出的：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是以“切韵系统”为标准，这种语音系统纯属书面语言，从唐代到清代，一直是基本上遵守着这个语音标准。在汉语韵书中，舌尖元音在宋代才出现，这应该是阿尔泰语影响的结果。《切韵指掌图》

已经把支指之韵的精组字列入一等，可见当时这些字的韵母不再是[-i]，而是[-ɨ]了。而如果声母不是卷舌音，就很难解释舌尖元音的产生。卷舌音的起源显然跟先前迁居中原的阿尔泰语系的匈奴、鲜卑、羯、渤海、铁勒、突厥人讲的胡汉混合语有直接关系。元代蒙古人强化了这一特点。一千多年来，北方胡汉杂处通婚，以致当地汉人的汉语音调、语法愈加阿尔泰语化，金元明清时代的北方汉语，以及现代汉语，语法跟蒙古语、满语已有了一些相似和相同的地方，1324年写成的《中原音韵》(属于近古语音的系统)中，支思韵里的照系字和日母字已变成了卷舌音，其余各韵的知照系字和日母字的发音还无变化。这一卷舌音，正是“胡汉混合语”的特点。由于“胡汉混合语”在北京处于正统汉语的位置，势力很是壮大。1368年，明朝政府一建立，就多次下令禁止讲胡语、胡音，穿胡服。这种禁令，可能有一些影响，但在没有义务教育的时代，这很难改变大局。大约在15世纪以后，卷舌音仍在发展。在清代满族统治之后，北方话中的卷舌音得以强化，这与满语的影响有关系。北京话中的儿化音多源自标准满语(建州话、南满洲话)。北满洲语音较硬，r音近于l音，而南满洲话语音较软，r音近于儿化音。所以，卷舌音的形成是因为受了留居中原的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使用的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的影响。今天，卷舌音，不但北京话里有，全国不少地方的汉语方言，甚至远离北京的西南地区的汉语方言，古老的苏州话、客家话里也有，但在北京话中使用最多。15世纪时，明代的北方话尚有v声母，这个声母在现代北京话中已经消失了，而现代北京话比15世纪时的北方话多出j、q、x三个声母。

满语、突厥语、蒙古语等阿尔泰语系是一种靠格助词连接句子成分的黏着语言，源自胡汉混合语的现代汉语的语法也有格助词，如：主要源自蒙古语族的“将”“给”，主要源自满洲语族的“的”“把”“打”“从”“在”“自”“向”等。

17世纪下半叶，以满族为主的清政府逐渐全面统治了中国，满清统治者开始利用政权推广官话(最后变成了以皇帝的语言为准的普通话)。自雍正朝起到新中国成立后，普通话都得到大力推广，混合语已遍及北方，只是在没有大量外地移民的南方，还保留了各自的方言，南方各地农村的方言，少受普通话发音的影响。

二、满汉混合语——辽宁话、东北话

在辽宁，它的历史、它的地域、它的文化、它的发展，方方面面无不折射到辽宁人运用的现代汉语词汇中。而正因为辽宁几百年以来的沧桑，使得辽宁的语

言文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既有别于中国南方的语言文化，又有别于蒙藏维吾尔自治区的语言文化。

自古以来，这里就是胡汉杂居区。明代，辽宁为辽东方言区，其居民中来自山东和河北两省的人、江苏人、河南人、福建人、四川人等都不少，他们说齐鲁方言、河北方言、吴方言、河南方言、闽北方言、闽南方言、四川方言，但当地以辽东话为主要交流语言。从17世纪以后，后金政府迁都沈阳，大批满族人迁居辽宁。1644年，清朝迁都北京，大批满族人又迁居华北。清朝在东北管治的三百年间，实施了满语骑射政策，实行有利于维护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的政策。清代，辽宁原为满洲语区，东北地区虽然满、蒙、汉杂处，但最流通的仍然是满洲语，不是汉语。到东北定居的人以新满洲人、蒙古人、山东人、河北人等为主，说满洲语、蒙古语、齐鲁方言、河北方言。其中，齐鲁方言、河北方言对满洲语影响较大，其他各地的方言只能在同乡中流通，对满洲语产生不了什么影响。清初的几十年间，各方移民来到辽宁后，绝大部分都会学习满洲语、本地辽东话和回迁东北旗人带来的北京话，其中小孩子、年轻人学得快且准，年纪大的学得慢还说不准，但至少也会做到“识听不识讲”。因为如果不会满洲语、辽东话、北京话，会给生活、工作、学习带来很大困难，更不要说融入旗人社会了。乾隆中期以后，流民大批北上，到东北定居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有山东人、河北人等，其中，齐鲁方言、河北方言对满洲语影响较大。旗人社会开始以辽东话、北京话为主要交流语言，移民也开始以辽东话、北京话为主要交流语言，逐渐形成各地辽宁话方言。

近代史上中国的东北三省被日俄租借，一些学校开设日俄语言课程。日本占领期间，学校被迫教学日文，日文就成了法定语文，政府文件、法律用语、教学语言、金融商贸用语都是日文。这样，一些日本语借词、俄语借词，传入东北话、辽宁话。但是，日本殖民统治东北后，日文并未能将汉文、满洲文完全排斥，因为一直以来，居住在东北的中国人占绝大多数，传承五千年的中华满汉民族的文化，不可能在数十年内泯灭，所以辽宁最流通的语言仍是原有的东北话。就算从小就让孩子学日语的家庭，孩子的母语仍是东北话。还没见过出生在东北的中国人不会说汉语、只会说日语的。因此，东北话的流通并未受到日语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话成为普通话标准语音，各地小学、中学均开设语文课，开始在全国推广普通话，改革开放后渐成气候，大部分辽宁人都会说普通话。

相反,随着时间的消逝,除了专家外,辽宁民间懂满语文的人则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呼吁开展满洲语文教育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学有了满洲语专业,中学有了满洲语选修课,民间开始有了满洲语传播者和学习者。虽然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没有明显的更动,没有明确满洲语文在辽宁的法定地位,没有制定“三文三语”的语言文字政策,即在辽宁推行“汉文、英文、满文,普通话、英语、满洲语”这样的多语政策,但政府承认历史,并未禁止开展满洲语文的教学活动。辽宁为满族主要聚居区,赋有传承本土语言文化的使命和职责。如果有了“三文三语”的语言文字政策,开展满族语言文化教育,将会进一步提高满语文的地位,保持辽宁的区域文化特色,提高辽宁的文化竞争力。

6
满族人热爱自己的语言。近来,满语文受到满族民间的重视。在辽宁的学校进行的母语教学,指的是用汉语普通话教学,而不是用辽宁话、满洲语。目前,中小学教中国语文和各个科目的教师均用汉语普通话教学;能用普通话教满洲语文的学校屈指可数,仅有北镇市满族中学和沈阳满族中学。值得称赞的是,本溪满族自治县已培训了一批小学满语教师,开始在全县小学里教授满语。为了抢救满族语言文字,传承满族文化,打造县域满族特色,本溪满族自治县政府决定培训满语文师资,满语文师资培训班自2010年9月份开始,2011年2月25日举行结业仪式。满语文师资班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刘厚生教授任教,培训班学员是从各所小学抽调来的优秀年轻教师。通过四个月的努力学习,学员们基本掌握了满语语音以及文字书写,电脑满文输入,满文美术体字书写知识等。在授课期间,满语口语专家孟宪法,辽宁档案馆沈微,以及刘厚生的学生宋耕、张士东、赵野、梁蕾等,都亲临现场,学员们从不同角度了解了满文化。培训班结束后,学员们通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掌握了《满族历史文化与语言文字》教学内容。从2011年3月份起,自治县内各小学高年级都开设《满族历史文化与语言文字》校本课程。

目前,辽宁省满族自治县和聚居市县教育界大都认可学校应该教授满洲语文。但是,如果省教育厅、市教育局不将满语教学与“普九”、中考、高考挂钩,恐怕也难以普及;而且还要在十年之中不断培训以年轻教师为主体的满语教师队伍。不少政府人员现在还认为这会增加财政投入,而没有看到大力传承本土文化是地方学校的核心任务之一。在中国,有关法规不断强调普通话是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语言,特别是目前毕业的师范生,都要通过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并达到规定的等级,而辽宁省也亟须将满洲语纳入自治县教师的考核指标体系。

在清代,辽宁地区的教学语言是满洲语,政府的工作语言除了满语,还有汉语、蒙古语。本地大部分居民的生活交际用语则包括满语、蒙古语、辽东话、北京话、齐鲁冀汉语。后来,逐渐形成满汉混合语——辽宁话。正因为满语三百多年来在辽宁语言生活中的主流地位,所以满洲语词一直活跃在辽宁的语言生活中,成为辽宁话词汇里最具特色的部分。由于清朝的辽宁盛京属于留都,所以辽宁话中大量保留满洲语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辽宁话中的许多满语词走向了全国。许多词语不仅流通于口头语言,而且记载于书面语言。因为这些满语词无法用满文记写,所以是用汉字记写的,因此即使不会满语的人们也是能够看懂的。

从一般词汇构成的来源——满洲语词、方言词(辽东方言)、文言词(满语借用古汉语)、蒙古语词四个方面来看,辽宁、吉林、黑龙江的语言生活在词汇应用方面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比如三省整体社会满语水平(现在主要是满汉混合语)高,对保留满语词有一定的影响。

(一)满洲语词

满洲语词是辽宁话,乃至东北话和现代汉语词汇一般通用词的组成部分之一。将满洲族语言中的一些满洲语词保留在本民族的语言中,是辽宁话的重要特色。保留满洲语词要有一些先决条件,即这个民族或地区的满族人口要有一定数量,这才有保留满洲语词的可能。而辽宁正是满族人口较多的地区,这些人成为使用本族语言词汇的核心成员。辽宁话中保留的诸多满洲语词汇,不同于近代大量音译的外语词(如马达、坦克),这些满洲语词是底层词汇,是原来靺鞨人、女真人、满洲人(这些人的后人现在可能是满族,也可能是汉族)使用的满洲语族各方言词汇的遗留。

东北地区的靺鞨人、女真人、满族人及东北人不断南下西上,向各地输出了一批又一批满洲语词;东北小品、影视剧不断公演,又向各地输出了一批满洲语词。东三省、北京、冀北是现代汉语普通话吸收新的满洲语词的一个窗口、一座桥梁,经过约定俗成,向规范词库不断输送新的满洲语词,丰富汉语普通话的词汇。

在辽宁,中文书写和口头用语中,用汉字记载满洲语词语,讲说满洲语词汇,满汉语混用,叫混合语。满汉混合语是东三省及北京、冀北这种满汉语并用社会的产物,这些地区混合语的运用比较普遍,且这种混合语是普通话的基础方言,有规范的说法和写法,在中国学界虽未被提倡,但在中国北方的报纸

杂志上常常能见到。混合语中的满洲语词汇不算是外来词。在农村题材影视剧中常能见到满汉混合语的运用，很多小品也用混合语，连国家领导人也经常使用“折腾”这样的满洲语词，这可能是受了北京人的影响，认为满洲语词通俗易懂。在北方，人们在接受大量满洲语词时，感到很自然，不觉得别扭。在南方，影视作品中如果满洲语词用得较多，则会有一些抱怨的声音。

方块汉字不是音节文字，从书写上很难记载阿尔泰语系的词语。在辽宁人写的文章里，满洲语词都是用汉字记音的，虽不准确，但也无可奈何。

辽宁方言词中，也有极狭义的满语词，这一类词语在写法上又分为几种情形：

1. 创造方言字记写辽宁方言词语：这类字常常左边偏旁字表意；右边多为声旁。例如：

虚词：呼、吗、呢、咱。

实词：炒、炸、煮、炖、烋、烤、焯、炕、烂、楂。

也有许多还没有造新字的。如 piapia/pia 儿 pia，即满洲语 fiyar fir seme，形容很快的样子。词中 f 可变音为 p。例如：

她走路 piapia 地。

只听得外有 pia 儿 pia 的走路声。

2. 假借已有汉字记写满语词，这种用来记满洲语音的汉字多数与汉语词本身意义无关，如同音译外来词。例如：

是、像、似的(seme)、埋汰(masiri)、呵碇(kesirii)、银铛、拉牵(lab-darambi)、了不得、老鼻子、老多、老了、了得、了不起(labdu)、邋遢、邋里邋遢、勒特(labta labta)、大拉翅之拉翅(lakiyan)、利索(lali seme)

满洲语音译词有以下几种情况：

(1) 辽宁话和东北话里纳入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满洲语音译词一般用法规范(固定)、写法一致。在信息发达的今天，满洲语音译词汉字写法固定，有利于非东北语言区人民的使用，例如：马虎、马马虎虎、折腾、昨几个、直巴巴、开气、炕、莽失、麻溜；特别是人名、地名，例如：多尔衮、墨尔根、福灵阿、都尔嘉、法哈牛、法库、老爷岭、赫图阿拉、皇姑。

(2) 满洲语音译词有几种说法，选用的汉字不规范，写法不一致。以下列举的是比较常用的写法，括号内的是比较不常用的写法，例如：可不(可不是)、麻溜(麻利)、往死里(往死)、磨蹭(慢腾)、撒目(撒布)、萨其玛(沙琪玛)、查楞(刹楞)、细不登(细个登)、竖楞(竖拢)、太、挺(忒、特)、倒腾(倒

登)、扒拉(比拉、不拉)。这种不一致的写法,是因为满洲语音在不同句子中的变音和有方言的缘故,有时好像是两个词似的。目前这两种或多种写法在东北地区已被普遍接受,流通在本地区已很久,只能保留。

(3)现代汉语规范词语接受满洲语音译词用法,同时保留原有汉语词用法或新造汉语词,例如:吸收埋汰(和“脏”并用)、拉耷(和“下垂”并用)。规范词语接受了“埋汰”和“炕”,继而又创造了“大埋汰、小埋汰、埋汰鬼”及“炕头、炕梢、炕尾、炕沿、炕柜、炕被、炕席”等词。

辽宁话中的满洲语词的特点还可以从内容来源和构词特点两个方面来看:

1. 内容来源

(1)从政治内容方面看,反映清代政治架构的词语很多,体现满族的社会形态特征。这方面包括满族入关前后的政府机构和官职的专有名称,各社会团体的专有名称,政府政策的特定用语,也包括表示不同阶层名称的固定词语。例如:汗、贝勒、贝子、额真、嘎子(gassan,村子)。

(2)从经济内容方面来看,反映渔猎、畜牧、农业内容的词语很多,体现满族多元经济的社会特征。例如:鲫鱼壳子的壳子,即 kelteke;沙屋鲁子鱼的沙屋鲁子(沙胡鲁子),即 šahurun, [形容词](寒冷);扑腾,即 butambi, [动词]捕(兽)、打(鱼),采集,挣钱、赚钱;咕嘟,即 gūdumbi, [动词](鱼)产卵、甩子儿,引申义:一串儿一串儿地出来;哥搂(喝搂、豁搂、豁愣),即 herembi = hergembi, [动词]捞、网,抄(纸),引申义:用手(物)搅动水、液体、稀泥等,搅和;扑腾,即 bodombi, [动词]谋划捕兽,谋算、计谋,估测,预料,花销;撵撵,即 niyamniyambi, [及物动词]射马箭,马上射兽,引申义:追赶,等。车把式命令牲口停下、站住,车管员命令停车倒车,使用的满语命令有:得儿、喔、达达、蹶蹶、捎(稍)、吁等。“得儿”(der),源自满洲语 derbumbi,意思是“开始”;“喔”,音为 wò、wó,源自满语 on, on 意思是“路”,这里是“看路”;“达达”,喊牛用力拉车的命令,源自 tatambi,意思包括“拉车、拉弓;扯,扯开;抽;绞,缢;夺;下店下营之下(即驻扎,住),住,住宿,歇宿,住下;睁(眼);撤;说;掣”,相当于汉语命令“驾”。也有人认为源自契丹语“达活里”,意为“耕田”,不妥;“蹶蹶”,拐弯的命令,来源不详;“捎”,又作“稍”(shào),源自满洲语 sosorombi,意思是“退缩,退却,倒退”;“吁”(yu),源自满语 ilimbi,意思是“起立,站立,立,竖立;起身;兴(兵),起(兵)”,《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吁”为“象声词,吆喝牲口的声音”,这种解释不全对,应是对驾车者、牲口下达“站住、停止”的命令。

(3)从文化教育方面来看,辽宁既保留满族的传统文化,又吸收汉蒙、西方各国文化,反映出这个社会思想开放的特征。例如:师傅、把式等。

(4)辽宁话中的满洲语词中也有不少骂人用语,反映了这个社会中的冲突情景。例如:二子、疯子、德行、完犊子、兔崽子、埋汰、一边呆的、傻得赫的、逼、鸡巴等。这些词涉及人的年龄、性格、智力、社会经历与见识、婚生还是非婚生的、卫生状况、生殖器官、交往距离要求等。

(5)辽宁话中的满洲语词有些是由原来的格助词变来的。满洲语是一种靠格助词连接句子成分的黏着语,现代汉语普通话、东北话的句法也有了这样的形态,即有了格助词,如:的、把、从、在等。

2. 构词特点

满洲语词族中,音译的成语素的字“埋汰”“炕”成了构词的语素。这些词族中,还有音译的不成语素的字如源自“按巴”的“按”、源自“扯扯”的“扯”也成了构词的语素,如按住、按死、按头、按脚、按手;扯巴、扯手、扯衣角、扯纸等。这一构词的方法打破了原有的成规,因为“按巴”“扯扯”各是一个双音节语素,如再构词,都应用上才对,例如:按巴头,扯扯手、扯扯纸。但这种说法音节都太长,习惯上尽量不用三、四音节的词,所以缩为上述的双音词。可见,双音节词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这一点,无论在辽宁还是北京都是一样的。

(1)满语词音译+汉语意译词

这类词在日常生活中与现代汉语规范词语并用。例如:卡巴裆(裤裆)、勒盖儿(膝盖)、呼达盖儿(头盖骨)。

(2)汉语语素词+满语词音译

这类词在日常生活中与现代汉语规范词语并用。例如:树卡巴(树杈)、木卡巴(木杈)、猪吹烹(猪尿泡)、大拉翅(彩钿,“大拉”源自于满语 darambi,意思是“拉满[弓],张开[弓]”,这里取其完成体形动形式 daraha,后加“翅”)。

(3)满语词音译+汉语语素词

例如:恶心人(烦人)、眯眯眼(近视眼)、沙胡鲁子鱼(沙胡鲁为满语,意思是“寒冷”)。

(4)汉语语素词+满洲语语素词

例如:堂子、汉子、出门子(姑娘出嫁)。

(5)从构词形成的音节数来看,辽宁话中的满洲语词的音节数,有不少是三、四音节的,由以上所举词组就可以看出。因为不少满语语素本来已是多音

节词了(如埋汰呼啦、扎得乎的、二的乎、了不得、可不是、傻得乎),再由它们音译出来或变音,就成了三、四音节词。

由调查所得的一千多个满洲语词汇的用法来看,辽宁话中的满洲语词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的。狭义的满洲语词,是指纯粹的满洲语词汇(完全译音词、缩音词、变音词)。例如:埋汰(脏)、耷拉(下垂)、咋呼(撒泼)、咋呼来的(不黏,散巴)等。广义的满洲语词,指的是变音较大的词、缩音较大的词、含有满语语素的合成词,比如打(deri,从)捎(倒退)、树卡巴(树杈)等。随着辽宁和关内全方位的交流、普通话的推广,辽宁话中的满洲词语将会进一步扩大影响和使用范围。

(二)蒙古语词

辽宁话乃至东北话中还保留一些蒙古语词汇,这与近代大量音译的外语词(如马达、坦克)不一样,这些底层词汇是迁居中原的鲜卑人、蒙古人使用的蒙古语族鲜卑语、蒙古语的遗留部分。例如:胡同、站、蘑菇、海了、将、给等。“胡同”“站”“蘑菇”是元代时蒙古人留下的蒙古语词。

(三)方言词(辽东方言)

辽宁为辽东话方言区,一直以来,辽宁社会虽然华夷杂处,但最流通的仍然是汉语,而不是满洲语、高丽语。虽然到辽宁定居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女真人和蒙古人、高丽人以至山东人、江苏人等都不少,说燕方言、吴方言、女真语、蒙古语、高丽语、齐鲁方言、闽方言的人都有。但是这些各地的语言、方言除了燕方言、吴方言、女真语、蒙古语、高丽语、齐鲁方言外,其他只能在同乡中流通,对辽东方言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几千年来情况是,各方移民来到辽宁后,绝大部分都会学习辽东话。

正因为辽东方言几千年来在辽东和北京语言生活中的主流地位,辽宁方言有许多不同于关内规范语的方言词语得以保存和发展,不仅流通于口头语言,而且记载于书面语言。随着东北满(渤海、女真、满洲)汉人内迁华北,辽东汉语也随之迁入,经过与满蒙语融合而成的混合语成为北方共同语,在金杂剧、元曲、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在清朝皇帝于大臣奏折上的批语上,随处可见辽东方言词。

(四)文言词(满语借用古汉语)

辽宁话方言词保留了一些古汉语词(文言词)。由于文言词是与满洲语词捆

在一起的，而大多数人已不会说满洲语了，故辽宁人对有关文言词的使用，远不如对外来词、字母词、网络用语的热衷。如将“街”读为 gai 的人越来越少了；“福晋”(夫人)也没人说了；“师傅”不读“瑟夫”，也不指“老师”了，而指有技术有手艺之人；“把式”也不指“博士”、文化人了，而指车老板、打头的。

相对来说，辽宁地区对这类源自满洲语的文言词的使用比其他地区还是要多一些。在清帝退位后，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辽宁对传统的生产组织进行了改革，随之而去的是不少的满洲语用语，包括借用的文言用语。

辽宁满汉混合语中的满洲语词汇

一、辽宁满汉混合语中的满洲语词汇

下面记录的一千多个满洲语词汇，大多数是清代满洲语词汇，少数来自女真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赫哲语、蒙古语；有些是东北话、北京话共用词汇，有的可能与古汉语中的阿尔泰语系词汇、东夷语有共同的来源。由于这些满洲语词是现代辽宁话的一部分，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吸纳了满洲语的音韵，以汉字现代读音或汉语拼音为工具基本上可以记录辽宁话中的满洲语词汇，故下面的记录用汉字记音（或夹带汉语拼音，活用汉语拼音做切音加以记录），只有少数有难度，用国际音标标音。由于这些词汇在现代汉语中记音不同或有变异形式，故先列满洲语转写形式，后列汉字记音（或夹带汉语拼音）、汉义、引申义或注释、说明、例句。满语词汇的释义，主要根据胡增益主编的《新满汉大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刘厚生等编纂的《简明满汉辞典》（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增加了引申意义（其中包含辞书中没有收集的义项）；有些满洲一通古斯语的词汇，辞书中没有收录，主要根据有关学术专著和民间释义整理而来。

目前基本上得到还原的满洲语词汇，合计有 1131 个词。按照满语单词的首位音素（按照穆麟多夫的转写字符），单词分布如下：A-21；B-82；C-41；D-97；E-14；F-60；G-125；H-104；I-12；J-61；K-74；L-69；M-52；N-47；O-22；P-13；R-2；S-70；š-31；T-64；U-24；W-17；Y-29。其中，少量词汇